

高東溪文集叙



東溪高氏奮自南服值宋中造狄金難作國
如累卵始以太學生上書言國事觸諱忌冒
斧鉞頻懇懇不休忠肝義膽已畢露於未
仕之先矣既任職居官時與長上爭可否
不為苟從典學慮囚賑荒所在流惠澤民攀
轍願留不可得豈苟食人祿者哉六篇時議
簡在帝心一忤權璫遂沉卑仕始以不祠秦

父受摺掖中以羞見權臣被搏執卒以譏詛
失官蓋在南宋始終以秦檜壞事東溪始終
與秦為仇敵雖屢經挫折顛沛流離曾不肯
稍強顏於秦以安其身志士仁人忠在國家
恨不能斷賊臣頭以甘心曾一身利害之恤
耶舜陟取媚太師覲躋通顛迄災弗逮人而
自及天道昭々庸非永鑒夫子忠義出諸肺
腑殆不以隱顯死生易志慮君子曰無為而

為善觀其謫居授徒家事一不介意拳々焉
惟國之恤臨卒所言猶不忘天下其生平槩
可知矣所著有東溪集行世子讀其傳見其
為人心竊慕焉往得其集於面都思刻之以
語漳節推黃子以方以方曰我責也取歸刻
之以方失得不動心在官必行其志如其人
斯集之刻豈偶然也與哉自夫子沒後二十
年丞相梁克家漳守何萬上之朝復其官後

五十年守朱文公熹奏贈其官今三百年後
節推又刻其遺文古之君子偃蹇於一時迄
伸於百世概若是

高東溪先生文集卷之上



次崖閩銀同林希元茂貞編

卓峯江金谿黃直以方校正

上淵聖皇帝第一書

二月十六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
書於皇帝陛下臣慙愚不識忌諱以一布衣
之賤論宰相非才敢與策命大臣爭曲直臣
罪當萬死然臣所以奮不顧死為陛下言者

正以宗社存亡在茲一舉從臣保祿位不肯
為陛下言諫官為權勢不敢為陛下言士庶
冤憤望闕號呼又從而誣之以為起變亂之
禍是陛下聰明已為姦邪所蔽陛下謂能去
小人臣知小人日進而得志陛下謂能用君
子臣知君子日退而遁身陛下謂能修法度
臣知政事日以委靡陛下謂能安黎庶臣知
百姓日以怨咨臣知中國之土地日以侵削

臣知四夷之桀猾日以強盛臣知祖宗教百
年之基業必傾覆於陛下之手臣不勝痛哭
今在位食祿者既皆不為陛下扶顛持危而
臣欲以區區之策障江河之流可謂不自量
矣臣念蒙被教養十年於茲倘亦隨逐羣隊
緘默而去是臣重負陛下臣實不敢愛死臣
於今月十二日伏睹黃榜揭示樞密使吳敏
劄子洗雪前宰相李邦彥無辜事再欲優加

恩禮以超邦彥臣見道路往來之人間有竊
笑者有歎息者有揮涕者無不飲恨而去已
而次日復聞以吳敏為少師張邦昌以前宰
執出使不問有識無識萬口一辭咸曰又如
是竊惟陛下自東宮即皇帝位天下之人本
以堯舜望陛下意陛下不舉十六相去四凶
如堯舜所以為民興利除大害者無何踐祚
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議人又

翹首拭目以待事息而睹維新之政大旱望
霓莫此為急奈何陛下首納敏黨與之言且
以布告中外意在復用邦彥而又以敏邦昌
為相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
離矣夫邦彥等姦邪閭閻細人能言之臣不
復縷條冒瀆天聽祇以太上皇處之政府如
是其久坐視天下安危猶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引小人而加膝擠君子於深淵綱紀紊亂

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昨日之禍上皇引咎歸己遜位陛下蒼黃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且偃然自恣尚欲朋比為姦蒙蔽天日傳曰觀近臣以其所主以敏之力主邦彥則敏亦一邦彥耳使敏而有識知邦彥之姦邪是敏欺陛下是敏之大不忠其罪又非邦彥比敏自策命一事以後不能有所建明人猶以守

正之士期之今而如之則敏之品一旦掃地然陛下從敏之請天下之人不惟歸罪於敏且以陛下為不明之君臣故恐大失天下之望人心自此離矣陛下若以敏有策立之功寵之上相是陛下報一己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稷為念也陛下胡不虛相位以待賢者之來如徐處仁如唐恪如馮澥如黃琮如黃次山如祖秀實大可以處之政府小可以列

之諫垣凡今侍從左右近臣亦皆知此教人
才德然不肯為陛下引用者恐其獲用不利
於己耳陛下能聽臣言乞賜俯詢侍從彼雖
嫉之如仇然亦不敢厚誣以為全無能也詢
黃琮則於曾蒞福建任者不然則凡福建人
皆知之詢馮澥則於曾歷四川任者不然則
凡四川人皆知之黃次山祖秀實則賢閔素
所推服不患不知如徐處仁唐恪果已見其

設施矣臣意陛下在東宮時亦嘗與有識評
裁當世人物其可與否素已若白黑於胷中
若此教人固當不次擢用前之教輩宜陛下
平昔之所切齒者今反顛倒如是蓋當正始
之際何乃遽為姦人昏惑一至於此耶臣前
日見陛下追贈司馬光范仲淹張商英以三
公之爵私竊自喜謂於往者猶興慕况來今
乎然自今觀之則知陛下雖得光等亦不能

用也夫以一李綱在陛下左右陛下諳悉其
忠誠尚不能篤意委任而况疏遠之人一為
奸人沮毀陛下其肯信之哉邦彥邦昌敏等
陛下付以鈞衡使之升黜人才則他日援引
而進者亦皆此徒也列於庶位果得後人而
用之乎臣聞賢而有識者皆以宗社之存亡
卜於陛下之置相今置相止於邦彥邦昌敏
等則是存亡已判矣此臣所以激切而奔告

於陛下也臣又聞金人攻圍都城之日群姦
力沮种師道李綱之謀割二祖陵寢之地以
啖之國人聞者無不垂涕既而相謂曰廣地
不若廣地強兵不若強民以吾君之仁聖銳
意治道不能任用君子黜退小人修舉政事
撫綏黎庶雖無三閔猶可治也異日百蠻向
風四夷效順復中國之境土殆有可期奈何
事息之後小人之勢愈熾而君子之道冷猶

灰燼觀望陛下之意惟取一二法度而更張之不能度時之宜適以遺害天下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弗孚於民而民弗之懷也政恐宗社之不復福在於夷狄而不在於陛下善乎蘇軾之言曰用君子如植嘉木封培之甚難而去之甚易用小人如長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以言小人之易見信任而君子之易見疏遠也昔漢元帝承宣帝之後好賢

不堅惡惡不著知蕭望之周堪張猛之為賢任之且貳而弗專知弘恭石顯之為惡去之且疑而弗決卒焉小人道長而高祖之業自此以衰夫元帝承宣帝之後猶爾况陛下承此衰敝之餘尤欲振起中興之業不能拔擢四方之君子不能斥退在朝之小人日為此輩昏惑臣恐宗社傾覆而陛下猶不知也臣於彼時雖欲為陛下言之已無及矣臣老母

年六十餘別無兄弟侍養而臣又不沾陛下
一命之寵偷活歸耕於勢當然而乃不避斧
鉞願効忠者今日之事存亡所係萬一陛下
肯聽臣言則我祖宗基業可以永保無虞而
臣雖殺身破家固亦無恨已臣素不喜文章
詞不足以明意臣自知戇愚罪當萬死臣不
勝俯伏流涕待罪之至臣登百拜

第二書

二月二十二日闕

第三書

三月初一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上
書於皇帝陛下臣聞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
臣坐蠹國家廩儲十有餘年於此矣義當效
死以報陛下臣於二月十六日曾詣登聞檢
院上書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姦邪等事
待罪旬日不蒙賜報又於二十二日上書獨

論敏不可為相事書至再上繼亦無報臣竊
疑之果陛下之聖明耶即宜奪敏權要若陛
下之昏庸也亦當賜臣誅戮且敏之用與不
用臣言之聽與不聽陛下之聖明與昏庸宗
社之存亡實係於此臣所以曉夕皇皇不敢
愛死再竭愚衷而卜於陛下也臣請極言之
商太甲之始即位也不明於德賴一伊尹而
卒能中興唐明皇之始即位也勵精求治相

一李林甫而終致禍亂今陛下始即寶位有
太甲之不明而朝無阿衡昧明皇之有初而
遽相林甫臣不勝為宗廟社稷痛哭人常以
古為鑑而陛下不能以今為鑑則其不明莫
甚也臣所以懇切為言民心復離之說者前
此太上皇朝此曹皆列侍從不能有所糾拂
逢君之惡結怨天下故睦賊一匹夫耳奮臂
一呼閭閻細民有尊之為方佛者有尊之為

方聖人者則其民心之離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且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又比金人入寇直北都城居民惶懼欲就死無所凡在位食祿者輒先衆人而遁其民心之離又可知矣然是時民心雖離亦不至於敗亡者民猶有所屬望耳蓋為陛下在東宮十有餘年民心之所屬望者久矣意陛下龍飛克需大澤於天下一洗而新之以慰雲霓

之急奈何陛下不以前日禍亂為鑒而乃以民心之所痛憤者列之上位雖日務行姑息之政臣恐人心不屬自此復離矣且昔者離心猶有屬望今既失所素望矣一旦中原有變如睦賊之奮臂者夷狄犯邊如金人之深入者陛下獨能守此祖宗宗廟社稷否此曹計亦先衆人而遁也陛下何至拂億兆黎庶之公心顧一二大臣之私恩而不以宗廟社

稷為念也陛下雖無太甲之縱欲敗禮而賢
否莫辨治亂不分其不明有甚焉今日之事
不可少緩伏願陛下早回聖志即罷敏邦昌
為相兼黜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
凡在上皇朝久居侍從而無所遷涉者皆不
忠之臣也仍乞速召徐處仁到以上相之位
待之臣前書乞召唐恪馮澥黃琮黃次山祖
秀實今亦望加大用且以播告四方一新斯

民之耳目然後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可以大
有為於天下矣不然則兵革方興敗亡無日
臣亦不知其死所矣陛下死以臣為狂妄觸
犯君上凌訕大臣賜臣斬首於市猶愈死於
亂兵之手耳不勝激切俯伏流涕待罪之至
臣登百拜

第四書

三月二十二日太學生臣高登謹昧死百拜

上書皇帝陛下臣先於二月十六日嘗詣登
聞檢院論列李邦彥張邦昌吳敏不可為相
事乞逐趙野李稅王孝迪王時雍之徒拔擢
徐處仁等既而書之上七日不蒙睿斷施行
臣恐陛下復為姦邪蔽欺晝夜皇、寢食俱
廢遂於二十二日再詣檢院獨論吳敏庸邪
事伏乞與趙野等例行竄黜兼速召處仁以
下六人既而書之上九日又不蒙睿斷施行

臣於是時五內傷割幾欲自斃誓以微軀力
回聖志故三月一日臣所上書詞意鯁訐自
分罪當萬死而陛下察臣知區區之誠不能
自達坐蠹太倉臣實愧恥方圖南下之計遽
聞邦昌邦彥各與遠郡而稅野孝迪繼斥出
之處仁正台司恪列政府懈職諫諍臣之所
言偶符臣不勝自喜自慰然臣猶疑陛下未
可謂不貳不疑者所可棄二人而陛下不忍

棄所可用三人而陛下不肯用吳敏庸邢尚
居宰輔時雍奸佞猶尹開封黃琮方正卒於
小郡次山剛介錄事學官秀實學行優純得
一博士而猶罷去謂陛下謹惜名器耶何敏
時雍可惜而不惜也謂陛下任用賢才耶何
琮次山秀實可用而不用也臣疑餘風未殄
尚有蔽賢援黨之人而陛下不知也陛下意
敏等雖不即罷未害於事琮等雖即用未益

於事臣甚以為不然陛下知士民紛、危疑
之論乎他時害事未尤不由此曹而出力以
當此者未尤不由琮等願早圖之毋貽日後
悔也臣論士民紛、危疑之論者臣於今月
十九日剽聞行道之人曰官家欲放宣德門
迎皇太后共聽政事臣時聞之笑與同行者
語謂自堯舜三代以自漢晉隋唐閱古無之
豈我祖宗積累數百年而一旦生此亂亡之

事哉臣堅不肯聽而衆心猶疑未解越翼日
偶得職方負外郎龔瑞劄子臣始驚愕讀未
終篇而魂魄幾去體矣噫此事果有之耶抑
出於妄傳者耶臣意尤無此也若果有之是
安得此也其出於陛下之意耶將奸人造端
以致亂耶出於陛下之意是陛下不曾讀古
書不曾求古道不知所謂宗廟不知所謂社
稷不知所謂天下而輕舉妄動也舉朝之臣

皆有罪矣若出於太后之意則是上皇之意
也臣不復言矣云云昨日道路之說一行龔
瑞之書一出士民之心不勝冤恨皆願効死

於闕前以爭今日之事嗚呼戒之謹之毋輕
舉妄動也或者又曰陛下天資仁孝昨日之
事乃謙遜也此亦唐肅宗故事臣切以為不
然肅宗之事與陛下事迥異耳肅宗治兵靈
武自立為帝今陛下親受詔旨代即寶位天

意人心允歸陛下又何遜之云乎萬一陛下
果有此意而上皇太后未能息心臣恐禍稔
蕭牆奸生幟幄殆非宗廟社稷之福也臣愚
伏望陛下乾剛果決無所牽制以天下生民
為心臣不勝幸甚臣以一布衣言及此事臣
罪當萬死臣無任伏地泣涕以待斧鉞之至
不宣臣登百拜

第五書

五月十一日漳州進士臣高登謹昧死百拜
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自今年二月以來數封
章痛切為陛下陳存亡大計臣慙愚無所隱
避忤陛下多矣賴陛下天地涵容不忍遽賜
誅戮臣當守分緘默務全腰領今不自適戢
復以瞽言干冒天威臣知陛下尤恕臣言而
臣亦不敢逃死臣觀今日之勢審如賈誼所
謂積薪火已及燃矣然臣復願焦體膚熱毛

髮持杯水以進焉臣知陛下必怒臣言者臣
以陛下不能受盡言故也云云厥今天下之
勢姑曰火已及然矣過此而不救則不但積
薪之比直猶燎鴻毛於爐炭之上果何所有
哉臣非敢妄為危言恐動陛下理勢昭然顧
不察耳云云臣乞陛下先罷吳敏為相臣當
繼有所陳陛下若以書生高臣已愧于心矣
亦無負國家十年教養矣願陛下以社稷生

靈為念毋忽臣無任俯伏流涕之至不宣臣
登百拜

上皇帝書 紹興八年

臣聞富家祖宗辛勤積累衣護一絲食惜一
粒以致家道之肥而遺其子孫子孫生則見
田疇之富牛羊之蓄金帛之多第宅之雄故
用度隨以奢大歲時享祀男女婚嫁賓客宴
會鄉閭饋遺各有其儀不可得而約也不如

是不足以稱所有故也無何禍倚之而哀乘
之成於百年壞於一朝向之田疇鬻之無幾
矣向之牛羊散之無幾矣向之金帛費之無
幾矣向之第宅破敝頽倒可以支吾又無幾
矣水火盜賊迫逐遷徙靡遑寧居比向之富
厚安逸固相萬也而享祀婚嫁宴會饋遺其
儀尚存雖竭力營辦務為可觀臣知家道索
矣嗚呼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則如之何當念

祖先積累之難而壞之如此其易視今所入
與向孰多視今患難孰與向之無事一切削
去常儀粗糲是甘櫛沐為勞夫課奴耕婦勤
婢織閨焉望其成聚始有則曰苟合少有
則曰苟全富有則曰苟美田疇旋復墾闢牛
羊旋復字育金帛旋復蓄藏第宅旋復修創
其能復祖宗之業而興其家無他懲所損而
勉所益耳恭惟藝祖太宗致土業之艱難如

富家積累以遺子孫列聖紹服治享隆平禮
文備舉如家富子孫見榮盛而處安逸用度
稱之曾未為過宣平之末禍生強虜邀我兩
宮驅我人民據我土地如富家衰替田宅財
蓄所存無幾賢子若孫為起家計允屬陛下
伏自陛下即位以來視時之宜以因以革雖
隨事裁損然政事之大宜罷行者相臣於今
幾中易矣類多持苟且之心行姑息之政噫

使人懲晁氏之危孰與安劉氏哉主威不振
國命益微因循委靡日復一日臣恐中興之
期尚勞宸慮正如家道衰替一或有所減約
則恐家人臧獲不厭所欲而生怨歎之心如
是而欲為起家計亦難矣

時議六篇序

臣聞不樂因循而憚改作然後可與有為不
喜軟熟而忌切直然後可與盡忠故古人之

事君也量而後入仰惟陛下昂新庶政謙受
讜言宵旰皇、惟恐宿弊之未盡除而下情
之未上達此微臣得以竭其愚而不知其他
也臣觀政治之大方今最急者不過曰賢才
未用國計未足兆庶未寧賢才未用有蔽主
者焉二府多充位之臣盈廷多罔上之議是
也作蔽主上下篇國計未足有蠹國者焉太
倉耗冗食之兵良田贍游手之民是也作蠹

國上下篇兆庶未寧有害民者焉冗官起貪
殘之念募役長殘賊之奸是也作害民上下
篇論蔽主期以悟主論蠹國期以益國論害
民期以安民惟陛下不以人廢言非獨微臣
之幸寔社稷天下之幸也

上書乞納官贖罪婦葬親
臣聞勞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窮而返本
人之至情也臣母死舡中倉皇遭捕勞苦疾

痛可謂極矣所以萬里倍道自縛詣闕大其
聲而疾呼仰惟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
生伏冀聞聲垂慈許臣納官自贖歸葬其親
則人無憾於喪死王道之大實始於此伏念
臣備位古邑謹庶勤公仁之寄奉以周旋亦
既二年民頗悅之父老投牒請白區區積誠
粗有可紀惟是風俗未淳正以豪強為害懲
一勸百大快神人之憤禍由惡積邂逅致死

攸司完覆別無非理會恩原結具聞於朝緣
臣稟賦不厚矯揉難勝終坐真情取怒上
洗垢百端無瑕可指輒援前事易臣貳令臣
母年八十病遽罹不幸死非其所臣
哀號隕絕莫知稟待迤邐扶喪即海道怒
臣者特為已甚劾以擅去得旨根勘捕臣愈
峻君命所逮臣心敢違臣自念譬委肉餓虎
之谿燎毛洪爐之上或軍卒橫加凌辱臣无

死於道途或官司有所觀望臣死於囹圄
意外羅織何所不至以臣一介之微固不足
恤重念臣母家貧早喪先臣止攜一子績麻
鬻資給臣為學雖晚年見臣獲第然官小祿
薄未酬孝養狼狽遐方死於患難奉葬無人
孤魂無依况臣幸遇中興之主立賢無方孝
治之廣刑于四海寧肯棄士於怒者使得而
甘心又寧忍視為人之子而不得以為母服

耶孰若歸命闕廷控告君父伏望聖慈惻然
軫念察臣罪犯即無贓私憐臣母死尚茲暴
露免臣更赴靜江勘所命回渙汗恩復骨肉
願言罔極而欲報倘遂終喪敢謂宜而反
分甘永棄則是駒犢之慕重於鸛鷖之樂
明矣誓畢縷々期達天聰臣又聞昔有投巫
水中而人不以為專殺蓋其情本於除害有
矯駕君車而人不以為犯法蓋其情出於為

親臣書生耳知信紙上之語盡其辭出非虛
不中稽古典則罪固難逃論人情則理或可
怨哀迷迫切言淺不文干冒天威退俟斧鉞

詩

還山招陳希韓

乾坤莽回互日月相盪摩百年總瞬息萬類
總么麼是身非吾有造物如我何觸事會心
少幽棲廢興多眷言意所適樂此山之阿修

篁擢新幹老木榮舊柯谷聲傳地籟松韻答
天和獨石介而安寒泉淡無波園蔬掇纖嫩
名果仍駢羅紅看雨花碧卷受風荷隨意
坐莓苔締衣掛薜蘿得酒即酩酊作詩苦吟
哦嘯長情浩蕩舞短影婆娑妻奴鹿門趣黃
綺高山歌崎嶇路辭遙迢遞誰見遇交親憶
同調出處矢靡他每憐傷弓禽因感赴燭蛾
無心更入中試藝趨投戈自覺此身浮相看

雙鬢嗚人事何時休歸來勿蹉跎

偕學子遊都嶠

紹興十四年秋九月乙巳高登以罪

竄容州明年春戊午到竄所冬十一

月壬戌遊都嶠學子李彌章盧大勳

李飛英李瑞禮羅述蕭巖黃宗之男

扶持從遊

甲子歲秋杪負罪西南馳脚歷山萬重身墜

天一涯茅茨藪聚落培塿園孤埤何處有洞

天玄真之所栖維南頗挺拔隱々浮修眉采

菊東籬下悠然一見之欲往覺旌搖兀坐嗟

黏繭彼美二三子知我多愛竒

登翠微天公喜我來閣雨雲垂々坤靈

喜我來林壑迴春姿山禽喜我來上下鳴嚶

呶江梅喜我來蓓藟敷南枝高興幽尋絕

如許鬱葱瑣烟誰遣嚮

聃徒列此怪狀為
馮賢主人痛
彌年非
我生逢百罹不慕太廟犧况從奪袍簡欣若
脫馬羈投荒得勝踐
與
分宜清芬追六
逸餘齡寄三危明時甘自誓敢
詞暫
遊已難得短晷仍易移山脚趣回馭

意默契欲下思懼遲準擬供冥搜

草木

氣知多少妻入詩人脾暮途

雙迤松歸馬四

出沒山光裏烏帽風披

披

歸途歎

孫吳攄將畧申甫翰王家腐儒要底用歸種

東陵瓜

自嘆

平生無技能素業

世期

躋唐虞憤嘗獻瞽言

寧憚攀虎鬚由此隔

束如因拘索米無處

漫不分賢愚梁竦知徒勞

淵明奈書獄訟簡沉迷眩鈞朱

自窓几羅蛛絲簡編殘

思歸

忽忽已秋杪言歸欣有期節物想吾廬青蔬

繁東籬流匙白雲子蘸甲黃鵝兒對此憶羈

旅多應歌式微喜慰倚門心愁消舉案眉稚

子開簷隙遠膝牽人衣歸興念如許兼程猶

苦遲明朝秋色裏烏帽風披

似春閣

一閣寧獨暖萬家方號寒何當放春去和氣

滿人間

留別

丈夫四方志肯作兒女別願我差崛強羨君

真秀發道義重千鈞利名輕一葉壯風吐虹

蜺忠誠貫日月揮劍露肝胆看鏡念勲業何
當拔茅茹同在陳力列

冒寒行風雨有感

號風撼枯楫凍雨凝路塵乾坤秘日月八荒
同一雲遙知沙漠寒黯淡愁殺人天涯望不
極流涕滿衣巾

陳少陽贈官

憶昔靖康初厄運會中微嚴禁地邊備長驅

來胡兒堂搥京闕百萬呼鼓輦天地為改
色日月晴晦迷當宁猶未悟聰明遭蔽欺六
賊久盤結如山斫莫移故人陳夫子忠

根資拊髀惜機會禍端良在茲吾儕沐厚澤
顛危合扶持不聞王蠋賢絕脰由布衣書成
數千言揮翰捷如飛明朝伏闕下懦冠翁相
隨种李奪兵權憤痛社稷危抱書再詣闕慟
哭聲猶悲天意難遽回人心離時雍恣

凶暴縱兵欲屠之馬前森利刃此時命垂絲
要領而不顧相視情怡々虎口僅獲旣好爵
安能縻俄起故鄉情各歸天一涯壯哉歐陽
生捨生誠所宜聖主圖興復忠誠蒙誅夸宸
心頃自責疏節錄其遺君乎死不亾泉壤增
光輝魂氣鍾慶雲體魄蒸靈芝言々英烈在
昭々星斗垂蘭死則留芳豹死則留皮勇兒
倘得死其死甘如飴君死逾生榮我生歎奚

為九原如可作微君誰與歸

杜門

故人方謝客為問意如何午枕清風足夜窓
明月多易招惟酒聖難遣是詩魔一榻君家
事何妨獨我過

用新七夕

天道杳難憑人言殊不經佳期傳七夕歡事
污雙星女駸占蛛巧兒癡托鵲靈吾詩非好

詆聊與訂頑冥
夢遊故山
風際擎披鶴雲根杖策鳩幽棲知好在歸夢
故難留山放數峯出泉分一派流把茅何日
辦縛屋護松楸

送元大

但得身長健何妨鬢已華
胸中翻錦繡筆下走龍蛇
作椽只三語讀書空五車
卷懷良得

計去臥烟霞

辭餽金

頃罷官臨慶士民丐留不果乃相與

持金贖行勃之意既不可却復不

當受因請買書郡庠以遺學者作詩

謝

劉君政成
闔境歡謠騰載道民不見
吏犬無聲持以百錢
勃父老嗟我官卑志未

伸于人何德人稱好騰蹠當途願丐留餽贐
交馳雜金寶天涯百指携空囊號寒啼飢日
相腦可取無取未傷廉念易汗惟皓不
如買書惠泮宮聊助賢侯采芹藻別後青衿
倘見思窓前黃卷宜探討

水漲謝邑宰送米

心知一字不堪煮矻窮年黃卷中食粥由
來未為過儲瓶况乃嗟屢空令君好賢媿韓

賤子受賜慙盧仝春水從教遠舍北癡兒
不復啼門東

中秋月

繡江容州水也再見中秋月歲去月圓人尚缺相

望千里共婵娟苦恨亭三照離別今夕一尊
誰與同孟光舉案對梁鴻衆鵠立侍儼成列
以次持盃壽乃翁乃翁看月指病目手足頑
麻頭髮禿但願團團三十秋不計東西與南

北
臨別示子
不能枉道取富貴是致爾輩愁飢寒頻年別
離情更惡兩地狼狽心何安從人教寄安否
問使我相思懷抱寬平生竊嘆曹家兒臨歧
莫墮雙闌干

乞米

臣飢欲死侏儒飽方朔誰憐是歲星館下諸

生咲豐爰江頭漁父請清醒魯公已作乞米
帖陶令旋尋儲粟瓶親舊依然眼相向故應
特地為吾青

覓蠹椽

雪寒官冷家乏薪炭與舒丞懇令長
至劈酒糟
可笑亦可憫也

顧影低徊祇自憐怕寒時聳作詩肩全家食
粥已數月坐客無糧今幾年君劈糟燒當止

酒我和琴爨况無絃雪中送炭從來事况
羈躬覓蠹椽

小原欲歸

潮頰香醪暈醉紅鞵敲歸路勒青驄水涵萬
頃曾孫稼月逗盈衿少女風大誤平生緣畫
足無聊中夜祇書空擬將方字難論事直扣

天門問化工

立冬道中

黃茅時節瘴烟濃人在山凹第幾重梁竦負
才徒感慨稽康賦性本疏慵此生自斷天休
問吾道年世不容會脫幘巾還自隱鹿門
妻子慣相從

言懷

歸去東臯獨荷犁
林書卷有兒持一無可
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夢寐摩娑元結
頌經從省憶少陵詩體膚餓盡天應錯依舊

矍然山澤安
塞雁南飛度
戍樓一聲天
地有餘秋
家連滄海
難窮目
人在蠻荒
欲盡頭
莫效涓埃
裨國計
况無毛髮
為身謀
所須菽水
能多少
踪跡飄然
不繫舟

病中雜興

溶溶瘴霧暗
朝暎咫尺
山關號鬼門
疾病年年
不相貸
朱顏凋盡
赤心存

垂老飄零
萬里餘
肌膚瘦盡
鬢毛踈
皇恩若許
歸山去
豆地雖存
不解鋤

不羨雲霄欲
網羅百年
人物總相
磨死如歸
耳生如寄
造物從今
奈我何
九死窮荒
一病翁
曉來猶怯
北窓風
誰知葵藿
傾心切
待到日輪
升太空
不辭南北
嘆飄零
俯仰乾坤
一草亭
為墮水中
從杳鴻
飛天外
自冥

長袖深藏批勅手短筇斜倚作詩肩有時極
目睨遠漢興在孤鴻落照邊
病損腰圍減未休二毛垂領颯先秋夢中那
復化為蝶林下不妨問鬪牛
口腹相煎亦可羞飢來欲食飽還憂一編地
下我無用須學留侯辟穀不

高東溪先生文集卷之上

高東溪先生文集卷之下

記

象州賢樂堂記

趙使君元信守象臺作堂于郡治西偏標名
曰賢樂以書來屬僕記之僕以守所樂不以
己之樂為樂而以千里之樂為樂珍食爽口
樂乎然穀腹不充有啼飢者是吾憂也錦衣
華躬樂乎然環堵之陋茅卷風而床溜雨是

吾憂也。勦高枕樂乎。然潢池之擾刃揮霜而旗耀目。是吾憂也。彼所謂樂。乎一己之樂。而吾所憂。正以千里之未得其樂也。惟憂千里之未得其樂。是以能使斯民化呻吟而為謳歌。然後釋吾憂而與之同樂。民之樂何樂如之。若夫不賢者。徒知一己之樂而忘千里之憂。則憂將及已。是雖有此其能樂也。哉。故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

也。元信治象二年。清修飭已。惠愛及人。既得其樂矣。身雖處於一堂。心常存乎千里。則是恤民之深。宜享茲樂而無愧焉。紹興十有五年冬十二月甲寅。漳浦高登記。

論

窮論

夫人固窮然後可以語大事。窮則守。則無羨乎達。則約。則猶窮時也。一失其達。則

窮自如也若人也窮達莫得而加損與之有
為何往不濟窮則戚則必至於達則侈
侈則異窮時也一失其達則窮為累也若人
也窮達變易于初終推其所為何所不至嘗
聞莊生之言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
使王公忘賢而化之矣因生之言而
知其所謂顏子之賢蓋回於孔門退然若無
能人夫子每以王佐期之豈非能固窮然後

可與語大事耶攷其在陋巷也一簞食一瓢
飲此哲人之細事在回若不足道然陋巷之
居顏路猶在回也死路嘗請子之車以為櫛
矣想當時回不獨已能如此往家人皆能
忘貧此其所以為賢而可為王者之佐今之
士大夫修身齊家仰事俯育之間使父母妻
子于、而樂不以窮為恥而今日之事廢可
與議嗚呼難哉

皇朝養士垂二百年羯胡犯順直搗京華捐
君父如路人奉符璽於異姓者皆平時崇資
顯秩之人也獨李公清卿憤禘廢之辱奮然
不顧引大義而叱虎狼雖遭哮噬而詈聲
胡與命俱絕想見一時精忠裂眦衝冠干霄
貫日凜：在人耳目間嗚呼古之烈丈夫也
而議者謂公之死若未足多兩宮見虜公實

主之蓋不得不死耳每聞此語輒為拂膺不
懌思之知出於不能死者之口而無識者從
而和之不能死者忌人之能死以形已無識
者出入而不究忠賢之用心夫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兩宮屈辱且見禘廢舉朝之臣
宜死之當時如何稟孫觀亦在君側畏懼蓄
縮不敢喘息而徐秉哲王時雍輩方津：以
偽命為榮不臣之罪合殲厥族噫不議此之

誅而貶公之忠其無公論甚矣太史公曰死
非難處死者難若公可謂能處死矣主見虜
之謀亦忠於為國屬大勢已去難以口舌爭
之不然則草降勸進計不出此耳使聖人復
起按春秋而責公之備不過曰雖智不足以
存君不忍背君而獨存豈容少貶也耶作忠
辯

小人議

登昨陪祀事獲從台旆出郊見良田沃壤彌
漫數里皆為茂草之區因動君子之懷而興
小人之喻嘆息再三不能已矣若謂君子喻
之稼穡播種耘耔一失其宜則不旋踵而稿
死小人喻之惡草不種自生去之復蕃况誅
鋤之所不及乎此至論也登退念古者諸侯
卿大夫皆有爭臣輒不自揆願畢其說知人
之難尚矣小人無才不足以資其姦詢之以

計則得委之以事則辨故與之有為似若可
喜然諂諛邪貪用心委曲無非己利雖能隨
時而為俯仰視人而改態度而其謬戾之迹
有隙可窺願閣下明察焉無使聰明為之眩
蔽則千里赤子庶得以乳其母也不勝願幸

募客議

登觀漢竇憲為大將軍請以傅毅為記室崔
駟為主簿班固為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

當世唐鄭從讜為招討使表劉崇龜趙崇為
制官劉崇魯為推官李渥掌書記崔擇支四
時比太原為小朝廷憲從何人乃能收天下
之公選使當時議者謂憲府有文章之盛太
原有小朝廷之稱而况望隆本朝具瞻所屬
言動去取為天下重輕豈可不示之以好惡
之公耶蓋今日收拾人才所以備異日為國
家用耳固當畧去位貌推至誠以交其肺肝

俾得以盡胸中蘊蓄氣味投議論合然後鸞
鳳鳴鵠飛鳴不離其羣倘或徂於人情後寒
俊而先貴游鬱公平而徇私禱緩急不得其
力乃有乏才之嘆是猶騁鴛蹇於修途服駉
驥於轅下不知抱駿骨而遠逃者不吾得也
伏望台慈奏辟薦舉之際畧加攷察恐此曹
將來為門下之累人或得而議及焉則於盛
德所損非細登別無僥覲之嫌知效誠而已

矣取之棄之信之疑之側躬俟命

說

命諸子名字

名字所以相識別未嘗有義自左氏載德命
類命之說後世因取義焉如王昶命子以默
沉淵深見意於冲虛謙靜謝莊名子以颺肱
從淪寓文於風月山水厥趣不同所屬亦異
痛念王室凌遲思扶持而一振之左右匡拂

以守鴻業然此志未遂天也吾以未遂之志
命汝箕曰扶字伯起裘曰持字仲安庭曰振
字叔昌桴曰拂字季士人字汝而耳聽之汝
稱名而心維之勉効兩全之節無使後笑我
昧於諸子而遣蚊負山也

戴慥名字

戴氏子從父遊宦就學桂林因諸葛故人求
名于僕、謂學者誦先王之言而力行之言

而不能行無益也行而或畔于其言不可也
故中庸曰言顧行、顧言君子胡不慥、爾
慥之謂造也言行相顧則內外進矣故奉名
曰慥字曰子頤所期于吾子將聽其言而信
其行可不勉哉

三賢不貢獻

母后還自女真郡國悉獻典利謂出羨餘而
實於常賦外巧為色目以歛之時降詔褒諭

汪泉州具表謝云按籍而推未免陽城之拙
有金則貢無煩毛伯之求雖不能飄然
然心知其非而輸之矣南來乃得賢守三道
州田如鰲昭州林勲容州鄭安恭各以郡小
民貧不忍科罰一無所獻嗚呼賢矣哉

春秋威公不書王

威公初二年書王三年不書至十年復書王
十一年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王說者紛然

皆于義未安如孫胡二家謂元年以天道王
法正威公之罪二年以天道王法正宋督之
罪程氏亦謂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戒
矣至說十年十八年則又近鑿攷春秋書月
則書王不書月不書王明正朔王者之所頒
非諸侯可得而自出也於威公書月而不書
王威公弑隱自立聖人之意微矣元年書王
端本故也二年十年十八年書王二百四十

二年無十年不書王十年而無王則人道滅矣此春秋之法也不當臆說求

封禪

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封聚土也禪除土也祀天地秩山川之禮也賤儒媚附七十二君之說謂告太平之極治曠世盛典學如退之未免有登太山鏤白玉之奏嗚呼若孫宣公爽忠矣

史記敘教熊羆貔貅驅虎以戰事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人之銳喻獸之猛恐

泉之師亦如之而史記直謂教熊羆貔貅驅

虎以戰蓋遞愛竒而事涉恠不足傳信聖人

敘書斷自唐虞良有以也

堯不去四凶

四凶小人之有才者也堯固知之然重違衆言或舉而姑試之或吁而姑置之功罪未明

安得而遽去之至舜然後績用墮矣罪惡彰
矣其去之也宜矣

史記湯祝網

天之生物以養斯人先王仁政所以使之咸
若禁其暴殄而已網罟之利以畋以漁尚矣
夫網去三面知終日而不獲一也且從而祝
之曰欲左欲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近類
異端之所謂仁非吾聖人之所謂仁曾以湯
之懋德如天而為是區哉後世之君推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其效此也耶
子長愛竒吾所不取

東坡像贊

尼父兮遭削迹千載兮藏遺履屈伸兮固有
時媒藥兮繫誰子忠義兮滿朝廷文章兮照
今古此道兮信未亡先生兮嗚呼死

鄒正像贊

噫宋臣姦在古無有元符天子置之左右納
君於惡疇其康救公奮不顧乃進苦口殺母
取子立嬖廢后欺人則可欺天則不祖宗堯
舜陛下桀紂社稷存亡繫陛下手欲謝天下
乞斬惇首乃引御衣願終聽受今我來斯實
公賤所拜公遺像恨生公後念此後人厥顏
何厚

洗仁傑為祖雲翼寫真

洗子之丹青祖子之儀形高子謂縱其洗子
筆端所傳之妙難狀祖子胸中所蘊之誠

自寫真贊

面兮纖冷髭兮虬卷性兮火烈心兮石堅有
誓兮平虜無望兮凌烟

又

爾頭甚方爾口甚利以此處世不易不易

銘

鄂筒

鄂筒出蜀鄂縣即杜詩所謂酒憶鄂
筒不用沽頃得之同舍李紫芝為之

銘曰

漆豫子之身而無思可報傾程子之蓋而誰
與為友杜爾徑寸之口而警所防一爾終始
之節而孤其守孰若與高子斟酌獻酬而陶
陶於無何有也

方竹杖

其節高兮曰高其操堅兮曰堅其中虛兮曰
虛其外圓兮曰圓然則胡為而圓今此君能
方矣蓋其德也全聽琴橫膝望月倚肩與高
子兮周旋

慎獨齋銘

靖康初高子以少故去賢閑儼居景
德僧寺兀兀終日咄咄書空因揭慎

獨顏箴間為之銘云

其出戶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愧於
景其寢無慚於衾請事斯語無怠厥終

祖雲翼思誠齋銘

天真無營其於有生如水之清如鑑之明人
偽既分喪厥所存如水之渾如鑑之昏性天
物理以此揆彼微風不起一塵不生水澄鏡
靜乃臻泰定由睿作聖與天地並

日生希顏齋銘

斷：洙泗之間從游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

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為仁固他人
解僂馬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怒不遷始而
若卓也嘆乎高堅前後終而庶幾也同乎步
趨亦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微
言與懿行粲日星乎簡編希顏之人亦顏徒
視斯銘而勉旃

紹興甲子得鄭公介夫硯銘曰

我思公不可見如見公以斯硯之堅公之

剛我之頑雖萬磨而莫變

遺諸子硯

人以田我以硯遺爾箕箒可見

扶持振拂各一箕裘庭桴

皆小名也

朱黃雙硯

日月如梭文籍如海討探不及朱黃敢怠

行硯

世路難人心異惟石交不相棄

埋銘

耳聵目昏顏凋髮禿有兒婦葬蟠山之麓藏

馬息焉以坦我腹

深衣銘 史彥隸

先王法服以飭乃躬惟言與行厥戒攸同先

與史彥簡云近作深衣銘欲書之紳幸

東溪集下

五

祖中康

辰州人

可久可速亦步亦趨周旋中禮仲尼之徒

李希旦

辰州人

莊手重足前後襜如服先王服為君子儒

姜巖

漳

忠信篤敬可行蠻貊宜哉書紳務以稱德

長子扶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李恪

南雄州人

有已之私為己之累克之者誰省之者是

羅述

容州人

才以德將道由道致勿驕勿畫斷無不至

倬賀州人

養心莫善閑邪以存反身而誠入自仁門

盧大榮

容州人

心存九思身加三省靈源既通物翳自除

祖南紀黃州人

性習或偏佩韋佩絃務適厥中則罔斯愆

李年大名府人

學欲自強德宜有力世故糾紛莫回所執

李飛英

業患不精行患不成宜取四重宜去四輕

趙善謨

為善最樂作德日休學問無他放心是求

蘇鑾泉州人丞相頤之後

服以章德學以美身學務知敏德乃日新

言箴

四十無聞一命而偃涉世尤疏多睽少與區

區效忠浪費言語盜憎主人怨汝詈汝

容州索誥勅

昔與今取黃紙白綾兩手分付恰似不曾

詞

多麗

休問世偶然攘臂來遊何須恁乾坤角觝又
成冷笑俳優且寬心待他天命謾鼓舌誇吾
人謀李廣不封劉蕡下地千年公論合誰羞
往矣尾飄無意甌墮懶回頭真堪笑直鈎議
論圓柄機籌 幸斯道元無得喪壯心豈有
沉浮好溫存困中節槩莫冷落窮裡風流子
滴珍珠飯抄雲子醉飽臥信緣休歸去也幅
巾談笑卒歲且優游循環事亡 須在失馬
何憂

阮郎歸過武山縣謁許宰不遇作此寄

武仙花縣謁見仙急招橫渡舡重門晝掩訟
庭閑虛簷群雀喧 金屋畔玉欄邊新春桃
李妍主人情重客無緣消魂空黯然

驀山溪 容州病起作

黃花時節病惱南來客瘦得不勝衣試腰圍

都無一榻東籬興在手種菊不似晚艷泛
新菊誰道乾坤窄百年役、樂事真難得
短髮已無多更何勞霜風染白兒曹齊健扶
一翁孱龍山帽習池中歸路從歌側
西山行香子

瘴氣如雲暑氣如焚病輕時也是十分沉疴
惱客罪罟縈人歎檻中猿籠中鳥轍中鱗
休負文章休說經綸得生還已早因循菱花

照影筇竹隨身奈沈郎尪潘郎老阮郎貧

漁家傲紹興甲子潮州考官作

名利場中空擾、十年南北東西道依舊綠
山塵撲帽空懊惱羨他陶令歸來早歸去
來今秋已杪菊花又遶東籬好有酒盈樽開
口笑雖然老玉山猶解花前倒

好事近黃義鄉畫帶霜竹

瀟灑帶霜枝獨向歲寒時節觸目千林憔悴

更幽姿清絕
多才應賦得天真
落筆驚風
葉從此落花深處有一稍秋月

好事近 餞別用前韻

送客過江村
况值重陽佳節
向晚西風蕭瑟
正離人愁絕
尊前相顧惜
參商引十分蕉

葉回首高陽人散
負西樓風月

好事近 紀別仍用前韻

飲興正闌珊
正是揮毫時節
霜幹銀鈎
句

看壁間三絕
西風特地颯
秋聲樓外觸殘

葉疋馬翩然歸去
向征鞍敲月

浪淘沙 王宰母生日寓居道州勸其來

璧月挂秋宵
丹桂香飄廣寒宮
殿路迢迢
試問嫦娥綠底事
欲下層霄
蘭玉自垂髻
拜命當朝神仙會
裡且逍遙
分取壺中閑日月
來伴玉喬

西江月

東溪集下

干

渺、西江流水翩、北客征帆清秋月影浸
人寒雲靜碧天澄淡 飄泊道途零落疎慵
鬢髮鬢髮從來涉世戒三緘只好隨時飲啖
問南歌子 菊撚黃金嫩盃傾琥珀濃良辰何處寄萍踪
短艇飄蓬一葉浪花中 鳳闕遊娃館幽坡
賞梵宮當年樂事總成空目斷天邊想像意
何窮

好事近

富貴本無心何事故鄉輕別空惹猿驚鶴怨

誤松蘿風月 囊錐剛強出頭來不道甚時

節欲命巾車歸去恐豺狼當轍

啟

謝賀州張守

伯樂去而凡馬空敢希回盼象罔來而玄珠
得實出無心收錄雖後於衆人褒論特過於

常分伏念某稟賦不厚矯拂難勝鐵心石腸
誓將堅守奴顏婢膝固所羞為此意太高於
時寡合屬主張於公道肯願望而詭隨念以
直道而事人誠心無愧謂居下流而訕上俗
子無知有如皎日之明猶畏爍金之衆慮莫
逃於譴黜矧有望于薦掄淺陋曷取其該通
戇愚近類乎剛直過情得譽何歸思此蓋
伏遇知府朝議忠厚持躬清修飭已分憂南

服得諸侯之寶三儷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
煌、知獨汪、量陂是俾寒微例歸陶冶某
謹當俯思勉勵仰稱品題雖拜官於公朝未
容私謁既待我以國士敢負深知

謝李察院

中興賴賢哲勢有急于救焚多故延英髦義
莫先於推轂俯收實用仰副虛懷遽及妄庸
第深慙感伏念某技窮鼠木仕困漁竿遭鬼

柳榆信天拂亂標牛刀於木室忽羊之再
期善最無聞考宜書於下賢愚有等人僅
品於中分甘艱險之備嘗敢以功名而自
許念從委質憤不戴天區三戶之心碌
百僚之底梁子徒勞走縣嗟十年其如初
蕭生不以行冒懷雖百歲而何益恥深未雪
計大難論膂力要及於方剛股掌豈容以久
玩黃紬欲曉起運甓之幾回白羽何時遂建
瓶之一快天心勿貳報國無從切軫贅旂尚
希連茹此蓋伏遇提刑察院學通今古言合
忠嘉道直時躋行高衆忌初檢云李
葵安肯來暨睹星旌自謂下惠未可去果蒙
識察首預薦揚某敢不勉思經綸貯期奮發
取讒人而畀豺虎大開公正之途挽天河以
洗甲兵旋致隆平之治

高東溪先生文集卷之下

附錄

乞褒錄高東溪忠義狀

朱

熹

臣猥以微賤備員偏州仰體聖朝收恤褒獎
之意思竭篤鈍仰報萬一故於平日聽訟決
獄之際不敢不盡其愚今幸踰年目前人戶
此少曲直粗得其情獨有事在數十年之前
而其枉直之分舉錯之重或非州郡之所得
為者則在臣之職不敢不具以聞伏惟聖意

特垂聽察臣伏見本漳州人故迪功郎高登
資稟忠義氣節孤高少游太學值靖康之禍
與陳東詣闕上書力陳六賊之罪且言金人
不可和狀至紹興間廷對力陳闕失無所顧
避覆試官忌其直舉為下州文學高宗皇帝
嘉其忠而收之調靜江府古縣令是時秦檜
當國帥臣胡舜陟以其父嘗宰是邑欲為立
祠以悅其意而登獨持不可舜陟欲以危法

中之召致獄官驗問訊掠訖無罪狀可書後
為潮州試官又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
策聞浙水沴之所由檜聞益怒以為陰附趙
鼎削官徙容州以死檜沒之後諸以口語為
檜所陷者高宗皇帝深察其冤巨細存亡無
不甄錄而登以遠下人士獨無為言之者至
乾道間近臣梁克家等始援紹興二十六年
赦書以請而有司拘文廢格不下近歲守臣

傳伯壽又嘗具奏如前然今亦已踰年未奉
進止是使登以抱恨終身垂五十年而姓名
猶在罪籍未蒙昭洗雖其孤忠自信獨立不
懼精爽凜然无不以此為悔而在聖朝伸寬
雪枉勸善懲惡之意則議者猶竊恨焉臣幸
得蒙恩假守其鄉目睹茲事若又緘默不能
具以上聞則雖萬被誅戮不足償罪是以敢
冒言之伏惟陛下御極以來虛心克己容納

盡言竊揆聖志如登之忠直宜在矜獎欲望
特發德音復其官秩畧加褒錄以尉九泉且
使天下之欲為忠義者知有所勸誠非小補

焉

高東溪先生祠記其一也朱熹言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
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

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夫孟子之於二子其論之詳矣雖或以為聖之清或以為聖之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言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何哉孔子之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也然則二子之功誠不為小

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矣臨漳有東溪先生高公名登字彥先靖康間遊太學與陳公少陽伏闕拜疏以誅六賊召种李為請用事者欲兵之不為兵也紹興初召至政事堂又與宰相秦檜論不合去為靜江府古縣令有異政帥守希檜意摺其過以屬吏會帥亦以讒死獄中乃得釋被檄試進士潮州使諸生論直言不聞之可畏策問閩浙水沴之所由而

遂投檄以歸檜聞大怒奪官徙容州公學博
行高議論忼慨口講指畫終日袞々無非忠
臣孝子之言舍生取義之意聞者凜々然魄
動神竦其在古縣學者已爭歸之至是生徒
日益盛屬疾作自作埋銘召所與游及諸生
訣別正坐拱手奮髯張目而逝嗚呼是亦可
謂一世之人豪矣雖其所學所行未盡合于
孔子然其志行之卓然亦足以為聖者之清

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有廉頑立懦之操
則其有功于世教豈可與夫隱忍回互以濟
其私而自托於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語哉
公歿之後三十年延平田君淡為郡博士乃
始求其文刻之方版又肖公像而奉祀之以
風勵其學者郡人王君遇來求文以為
記屬予病未及為而別始不令太守永嘉林
侯元仲至則又與王君更以而為之趣不置

予惟高公孤高之節既如彼而諸賢並立之意又如此則予文之陋誠不宜久以疾病為辭起書之辭不達意林侯試為刻之陷置祠壁漳之學子與凡四方之士往來而有事于此者讀之果能有所感慨而興起乎哉淳熙丁未九月甲寅新安朱熹記

東溪高先生言行錄

高先生諱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為太學

生紹興元年正召名初調賀州富川簿再調

靜江府古縣令後奪官竄容州卒

公生十一歲而孤讀書日誦數千言及長究及禮義持身勵行既冠游太學交游皆一時之彥靖康中虜犯京師六館之士皆遁去公曰君在可去乎與陳東等詣闕上書乞斬六賊時廷臣復建和議割三關奪李綱等兵權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從兵欲殲之

公等十人屹立不動時方擢吳敏張邦昌為相敏又言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復用公於二月十六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不報於二十一日又上書又不報總是凡五上皆不報紹興二年上駐蹕臨安公以十事投時相不行遂於廷對盡言之初考官林叔豹得之喜曰非魏科莫處之覆考官忌其直列作文紕謬與陳之茂等二十九人授下州文學尋有旨附

第五甲

公任富川簿憲使聞其名檄謝昭賀廣籐潯梧獄尋攝賀州獄事有囚殺人甚明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公曰陰德豈可曲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殺之冤何時而銷秩蒞士民相率餽金太守勸其受公辭之不可遂請置書藏於學

紹興八年赴都堂審察遂上皇帝書及時議

六篇并序上覽之索六議送中書檜怒其議
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

公至靜江府帥沈敏曰何以治古縣公條十
餘事沈曰是古人之政今人之詐恐不可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是誠不至耳但
其不差人下鄉亦願公不差人下邑沈曰謹
受教
公以廉勤公仁四字自誓寬期限以追呼新

黷宮以勸學吏無所容其欺風化盛行不嚴
而治縣有豪民秦琥習惡怙財縣官悉為所
制一日琥乘間言及公事公不從琥宣言縣
令止有一年半汝不知古縣有秦大蟲耶會
後有訟琥者公申郡及諸司以置於法琥不
勝其忿以死行道之人莫不欣悅
時胡舜陟帥靜江謂公曰古縣秦太師之父
舊治太師生焉宜立祠公曰檜為相無狀祠

東溪集附錄
不可立胡拂然曰汝欲為好人耶
公母病甚申乞尋醫不待報檜怒奏請旨諸
路提刑根捉送靜江府勘舜涉徑遣健卒至
漳浦捕公時太夫人已死舟中公聞有捕命
即殯水次屬之家人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
贖罪以終喪上覽而憫之送中書施行公友
人有為右師者謂公曰丞相云嘗識君於上
庠倘一見之終身事無憂矣上書徒爾也公

曰某知有君父而不知有權臣既而中書奏
無納官例送理寺下靜江府勘所舜陟先以
事下獄死矣事得白以聞勅還家

公至廣漕司辟攝歸善令其秋試潮州公憤
權臣專恣出題皆接經史語以諷題目出直
言不聞深可畏丞相趙鼎時在潮謂公曰天
下主試者多矣未有如公忠誠愛君者留終
日郡守即馳以達檜令理寺坐以舜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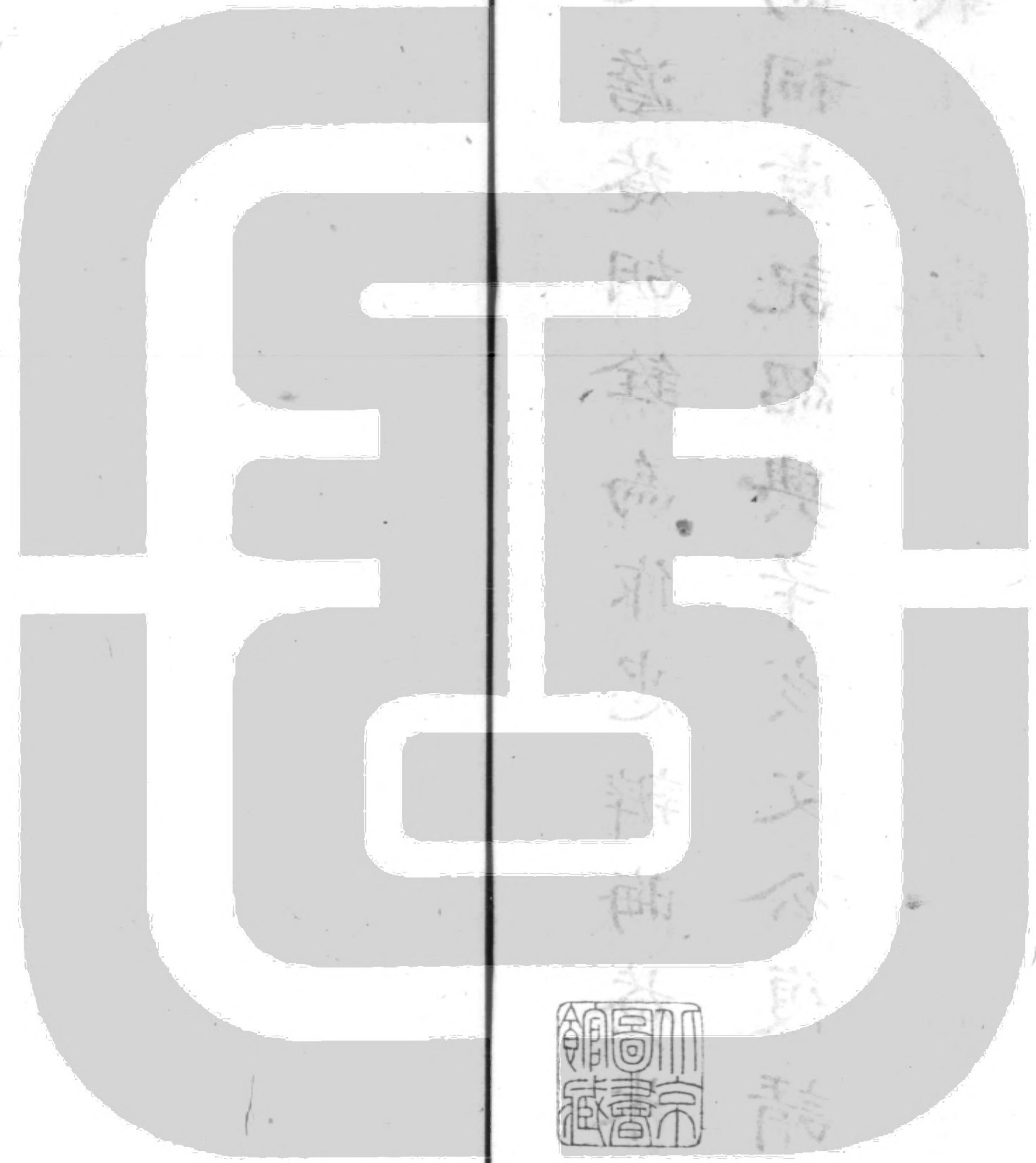
奏且奏云雖屢經赦宥然情重法輕取特旨
編管容州自是天下以言為諱南省至揭公
名以為考官戒不許與試公曰
初公出朝陽試院遂歸舊隱與學者講論忽
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省符至公讀畢即拜謝
上馬謝曰少立告家人無害也公曰君命不
敢稽遲着鞭而行謝愕然比夜巡檢領百人
復至兵刃森列公曰朝廷若賜死亦當拜勅

而後就法謝感公忠義為之泣下以死捍之
公至容州種蔬植竹為終焉之計四方士執
經者數百人公講中庸大學之道方教行窮
徼而薨矣是歲紹興戊辰也先是三月朔公
得寒熱疾吟詩曰瘴侵玉骨終難起鬼斷巫
山永不歸閏八月初三日公口誦埋銘與通
守黃勳曰耳聾目昏顏凋髮禿有兒婦葬蟠
山之麓藏焉息焉以坦我腹公命其子扶執

筆寫帖子榜廳事曰奉先王遺訓不受僧道
紙薦又命歛以深衣幅巾大帶語出處行藏
及天下大計凡數百言不一及其私也公又
謂扶曰我死在明日申刻至期屏去妻子焚
香端坐正中整襟拱手瞪目鬚髯開張溘然
而逝時及申矣有星如火自寢室飛出向西
冲天而去鄰舍及左右皆見之驚呼聲振閭
里學生林棹為敘其出處楊汝南陳景肅皆
師之澹菴胡銓為作忠辨晦菴朱文公守漳
日為祠堂記紹興辛亥文公復請於朝褒錄
忠義

附錄 畢





柳新

東...

田

同

藏

書

同

養

拙

齋

藏

書

同

同

治

藏

書

書

同

同

治

藏

書

書

同

同

治

藏

書

書

同

同

治

藏

書

書

同

同

治

藏

書

程